

CHENYI

陈毅的艺术世界丛书

CHENYIDEYISHUSHI JIE CONGSHU

1

陈毅的 军事艺术

★ 莫文 江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陈毅的军事艺术

莫文 江南 编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4·济南

鲁新登字 09 号

责任编辑:秦鸣

封面设计:牛钧

版式设计:赵岩

陈毅的军事艺术

莫文 江南 编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大 32 6.125 印张 156 千字

1994 年 5 月第 1 版 199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5607-1406-4

E·5 定价:3.90 元

《陈毅的艺术世界》丛书

主 编 杨学锋

副主编 王景科 卢得志

张从军 徐晓曼 莫 文

编 委 王景科 卢得志 江 南

李西宁 杨学锋 周广珍

张从军 徐晓曼 莫 文

670122/43
14

前 言

陈毅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文学家，在几十年的风雨历程中，他与中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把历史挑在了双肩，把自己熔入了历史，在人生的乐章中打上了时代的强音符，是我们民族引以为荣的一代风流人物。

从“八一”南昌起义到渡江战役、解放大上海，陈毅同志伴随着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成为人民的优秀军事家、共和国的一代元戎。苏区的艰辛、赣南三年的困苦、江南抗日游击战争的节节推进，更有那黄桥决战的硝烟、孟良崮的刀光、淮海大地的隆隆炮声、进军大上海的胜利喜悦，陈毅同志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表现了卓越的军事指挥艺术。

从留法勤工俭学到共和国的副总理兼外长，从生死疆场到国际外交舞台。日内瓦的风云变幻、万隆会议的谈笑风生、记者招待会的妙语连珠，熔铸着我们的元帅外交家出神入化的外交工作艺术。

从洋洋洒洒的演讲到画龙点睛的只言片语，从党的代表大会到战斗间隙的促膝相对，从谈判桌上到农民田间、工厂车间，陈毅所到之处，无不以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高超的语言艺术温暖了同志、赢得了朋友，也征服了敌对者。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到申请加入作协的副总理，作为一个杰出的诗人，陈毅同志以自己的心、自己的志，饱蘸中国革命之墨，写下了一首又一首的堪称诗史的传世之作。朴实的诗风、不懈的探索，我们的元帅诗人不断升华着自己的诗词

艺术境界。

从亲情、友情、同志情、革命情，到生活中的一点一滴；从鏖战的疆场到黑白两分的棋盘，从迢迢延安路到文化大革命中的铮铮正气，陈毅那坦荡的襟怀、率真的性情，还有那笑傲江山的气概、挥洒自如的风度，为后人留下了人生艺术的不朽篇章。

为缅怀这位已离开我们二十多年的伟人，为学习他留给我们的一幅又一幅的艺术篇章，受山东大学出版社的委托，我们组织编撰了这套丛书，不当之处，谨请各位专家与读者教正。

编 者

1993 年 12 月

目 录

八一追军旗 枪下救林彪

——军事指挥艺术与军事管理艺术的最初尝试 (1)

狗皮膏药、五皮主义的终结

——军队政治工作艺术的新开端 (8)

井岗山上的政治部主任与红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新局面 (14)

黄色村庄与两面政权

——对敌军事斗争的创意之作 (20)

“油山共匪投诚”与“洽谈抗日合作事宜”

——南方红军改编中的军事谈判艺术 (25)

被谭余保认作“叛徒”，吊在竹棚中等候处决

的“动摇分子”终于完成了光荣使命 (33)

国民党抓住了“左派”俘虏，松野说：新四军不会打仗

——陈毅却在江南站稳了脚跟 (41)

陈诚认定：“叶项乃瓮中之鳖，手到擒来；陈粟如

海滨之鱼，稍纵即逝”——果真如此！ (51)

知己知彼，洞悉敌情，奇门相术，群英会

——灵活多样的情报工作与反间艺术 (59)

郭村保卫战，战战和和，战略、战役双胜利 (68)

纵览全局，熟知敌我，昭示江南

抗战应如何进行 (76)

三下泰州，争取“两李”，写就一部现代《战国策》 (86)

纵横捭阖，军政全胜

——黄桥决战中的军事指挥艺术（一）	（98）
诱敌深入，各个击破	
——黄桥决战中的军事指挥艺术（二）	（112）
皖南事变之后的新三角	
——日、顽、我斗争格局的把握与运作	（119）
从《坚持江南抗战的诸问题》到《论军事建设》	
——陈毅对新四军抗日游击战术的全面总结	（128）
新四军重建军部以后军事建设的理论升华	（139）
胜负之间的大将风度	
——从泗县失利到宿北大捷	（147）
“教尔做人不做人，教尔不苟竟狗苟”	
——郝鹏举最终明白了什么是“擒纵自如”	（157）
声东击西，南北回旋	
——莱芜战役中陈毅、粟裕卓越的指挥艺术	（167）
孟良崮战役结束后，陈毅长叹一声：“以后我的儿子再	
不能叫他去带兵打仗！”	（175）
主要参考资料	（185）

八一追军旗 枪下救林彪

——军事指挥艺术与军事管理艺术 的最初尝试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不久，汪精卫也向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举起屠刀，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叛变革命，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等共产党人积极策划在南昌发动起义，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走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道路。陈毅同志虽然没能直接参加南昌八一起义，但却在八一起义之后追赶上了起义部队，在当时险象丛生、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初步展示了一位青年军官临危自若、应变如流的军事领导艺术。

“八一”起义前，陈毅在当时的武汉国民政府的武汉军校负责中共党的工作。8月2日，军校学生七八千人自武昌顺流而下，准备讨伐叛变革命的蒋介石，当时，大家还不知道南昌已爆发了武装起义，讨蒋的学生军到达九江后，国民党张发奎的部下强行上船，把七八千学生军缴了械。当时，学生军中有七百多个党团员，张发奎想用诱骗的方式让他们暴露身份，好一网打尽。船靠岸后，张发奎集合学生讲话，面带微笑地喊着：“国共分家了，共产党站那一边，国民党站这一边，分一下，别误会。”这个阴谋被陈毅同志识破，大家暗暗传递消息，不要暴露，结果，全部军校的学生都站到了一边。使张发奎无可奈何。当晚，陈毅在党内作了紧急布置，向党团员提出了三种去向：一个去向是回自己的家乡搞农

民运动；一个去向是连夜出发去南昌和起义部队汇合；另一个去向是身份一直没有暴露的党团员可以留下，另外组建支部，等待时机，再与自己的部队汇合。

陈毅是著名的红色分子，在特务连连部工作，连长肖劲也是中共党员，辖下的三个排也同情革命，他们公开对陈毅说：“你是CP分子，我们今后是要合作的，我们一定不要自相残杀。你在这儿不要紧，只要上面没有命令，我们决不怎样你，上面要有什么统一命令，我们芝麻大的官也护不了你，你再走也不迟。”但陈毅没有盲目地存有侥幸心理，他与肖劲当即立断，连夜出发。6日晚上，赶到了南昌。这时，南昌起义的部队已经撤走，张发奎正在大肆搜捕共产党，陈毅这时已换上便装，见情况如此，未多停留，又出城南下，追赶起义部队。

昼夜兼程，历尽艰险，陈毅终于在临川追上了起义部队，会见了周恩来、刘伯承同志，报告了对军校学生的布置。周恩来又交给陈毅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起义部队所临时驻扎的临川有一支地方土匪武装，头子姓邓，称邓司令。这位邓司令看到起义部队人少枪多，便托同乡的一位文人傅先生与贺龙、叶挺联络，要求归属，条件是发给他几百条枪，我方可派人去领导。这时，起义军计划南下潮州、汕头，准备在沿海地区建立基地，等待国际援助，但国民党朱培德的部队紧追不舍，很难甩掉。为了利用这股土匪武装牵制朱培德，便同意了这位邓司令的请求，派陈毅与肖劲去领导这支武装。起义军继续南下。

联系人傅先生将陈毅、肖劲安排在城内一家旅馆内，说等一下就带他们与邓司令见面。不料，一直等到下午三四点钟，既没等到什么邓司令，连傅先生也不露面了。这时，朱培德的部队已开进临川，陈毅当机立断，此地不可久留，遂与肖劲急急出城。但刚出城门，就被朱培德部的哨兵抓住，说陈毅是共产党。陈毅了

解这支部队大多是云贵人，乡土观念很强，十分机智地答道：“你是云南人，我是四川人，我们是同乡。当兵的，讲那些干什么？共产党又怎么样？共了你什么去了？”哨兵一听到陈毅浓重的四川口音，竟连说对不起，让他们快走。

走不多远，碰上了仓惶出城的傅先生，陈毅马上提出要他们归还枪支，或者接受领导。这位傅先生说：“邓司令不是东西，把枪拿去了，人也不见了。”陈毅要他带着去找“邓司令”。他哭丧着脸说：“找不到了，要找，你们自己到山里找去。”陈毅还是紧盯着他，要他带着进山。谁知走了三四里路后，天色渐晚，傅先生走着走着，径自进了一个门，把门一关，怎么敲也敲不开。看来，这是他家，或是他亲戚家。陈毅知道这位傅先生担心受牵连，不肯带着进山了，而自己与肖劲人生地不熟，也无法找到那位邓司令，便又急急上路，连夜追赶起义部队。赶了50里山路，在宜黄赶上了大部队，被派到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做党代表。

起义部队前委书记周恩来笑着对陈毅说：“派你干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陈毅爽朗地回答道：“什么小不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只要拿武装我就干。”实际上，七十三团虽然只是一个团级建制，但有2000多官兵，是起义军的主力团。更重要的是七十三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早的武装，其前身是在北伐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叶挺独立团。这个团自1924年成立以来，从未打过败仗。北伐之初的攸县战斗中，一举打垮北洋军阀六个团，稍后的汀泗桥战斗更是名震中外，此后在攻克武昌、进取河南的战役中也都是一马当先，立下汗马功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个团扩编为师，抗日战争时期，改编为——五师教导一旅，皖南事变后，开入苏北地区成为新四军第七旅，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从这个意义上讲，在革命的危难之际，派陈毅作这支部队的党代表体现了党和周恩来等同志对他的信任和欣赏。

陈毅到七十三团上任后，立即下到连队，向官兵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与主张，分析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与革命军队的方向，尤其是向士兵们宣传土地革命的思想，使革命与士兵们的切身利益联系到了一起。陈毅刚开始讲解土地革命时，士兵们还很糊涂，有的人甚至认为“土地”就是“土地菩萨”，“土地革命”就是让“土地菩萨”革命。在陈毅同志的耐心教育下，相当一部分士兵明白了“土地革命”就是要实现耕者有其田，当兵的在家中也可以分到土地，他们还明白了必须打倒反动派，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因此，革命的信心和积极性都有了提高。陈毅同志后来曾深情地回忆道：“战士们对蒋汪很不满意，都知道他们是反革命，把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抛弃了。在党的教育下，战士们为民众谋利益，为工农打天下的朴素认识是有的。他们对共产党很信任，都说共产党好，并且也很自豪，夸称他们是共产党的铁军。因为有为民众谋利益的朴素观念，所以纪律很好，那时候，虽没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但不扰民的观念是有的，普遍的作战信心很高，对国民党的追兵是瞧不起的。”^①

在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下，起义部队边战边行，8月末，为扫清南下道路上的障碍，发动了会昌战役，陈毅等率领的七十三团负责进攻会昌城西北的重要屏障——岚山岭主峰二五三一高地，陈毅协助团长黄浩声指挥全团官兵进行了艰苦的攻坚战，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敌军占据的山头。在总攻开始后，陈毅等又亲自率领战士，在六挺重机枪的掩护下攻下了高地主峰。

会昌之战后，起义军经瑞金、汀州等地到达了广东大埔县的三河坝，此后，贺龙、叶挺率主力部队直奔潮州、汕头，准备扩展力量，再度北伐；朱德率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第九军共2500余人，留守三河坝，掩护主力南下，陈毅的七十三团也在留守之

^① 陈毅《八一起义》（载《八一南昌起义参考资料》）。

列。

三河坝，历来是岭南要冲，它位于汀江、梅江、韩江的汇合处，溯流而上可抵闽、赣，沿江而下可至潮、汕，陈毅所在的七十三团负责防守左翼阵地地下村一带。

10月2日，在会昌遭到起义军重创的国民党钱大钧部约2万余人又尾追至三河坝，他们喊着“雪会昌之耻”，向起义军阵地发动了猛烈进攻。陈毅等指挥全团官兵顽强应战，不断重创敌军，后因寡不敌众，奉命撤出战斗。撤出战斗的起义军在朱德率领下进军三饶，准备接应遭到敌军围攻的贺龙、叶挺部队。抵达三饶的茂芝镇后，与周邦采、毛泽覃、粟裕等人率领的约200名官兵汇合，这才知道潮、汕失守，贺、叶部队被打散，部队的领导人也被迫离开部队转入地下。至此，南昌起义的近三万官兵只剩下朱德、陈毅等人指挥下的二千多人，这支革命武装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在八一南昌起义之前，陈毅从未涉足沙场，但在人民军队最初二个月的苦斗磨难中，陈毅与人民军队一道经受了初生的洗礼，也经受了战火的考验。在对敌军事斗争中，他临危不惧，应变如流。一次次的化险为夷是他对敌斗争艺术的最好写照。会昌之战使陈毅经历的第一场恶战，在这场艰苦的进攻战中，他身先士卒，指挥有力，赢得了成功；三河坝之战则是陈毅经历的第一场较大的防御战，在这场防御战中，面对强敌进攻，陈毅毫不畏惧，组织部队坚守阵地，在敌众我寡，我军处于明显劣势的情况下，陈毅同志也没有死打硬拼，而是认真执行了朱德同志的命令，及时撤出战斗，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这些都初步显示了他的军事指挥艺术。

在军队内部管理上，陈毅也开始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北伐军中，虽然有一部分军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还没有形成一套新式的、革命的军队管理艺术，旧军队习气很重，上下级等

级森严，内部管理几乎完全是依靠惩罚、处分与枪毙。虽然各军队也设有政治工作人员，但也不是着重抓思想工作，依然是采取惩戒的方式，因此，士兵们称政治工作人员是五皮主义：皮带、皮鞋、皮包、皮鞭、皮手套。陈毅任七十三团党代表期间，开始注意改变管理艺术，一方面，开始注意向士兵灌输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与政策，做士兵的思想工作，另一方面，开始尝试改变过去那种单纯惩戒的做法。说来也实在有趣，陈毅在军事管理艺术上的这一尝试，恰巧是在后来的一位风云人物那儿开始的。《红军时期的陈毅》^①一书对此有一段十分生动的描写：

陈毅怀着愉快的心情，去七十三团任党代表。刚走进第七十三团团部，还没坐下来，门口就跑进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面带惶恐：“报告团长，我的120块毫洋的伙食费给勤务员背起跑了，我们连现在的伙食钱发不出去了！”接着又说：“这个勤务员是我的表弟，以为可以相信，不料拐款逃跑。”

团长黄浩声生气地说：“你是怎么搞的！你为什么不自己背伙食钱？”起义部队从南昌撤出后，战斗频繁，给养十分困难，120块毫洋够一连人吃一个月。因此，黄团长动了肝火，以为这是失职，要枪毙这个年轻人。

团参谋长看看陈毅，问：“指导员^②，你刚到，这个事情你的意见怎么样？”

陈毅思考片刻说：“现在要准备打大仗，由公家补发给他算了。他已经把钱丢掉了，有什么办法？不然，他到什么地方去搞这么多钱呢？一连人总得吃饭。”

黄团长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那好，叫辐重队发给

^① 《红军时期的陈毅》张日新等著，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

^② 当时党代表又称指导员。

他120块毫洋。”

刚才低垂着脑袋的年轻人，这时才敢抬起头来。

陈毅走到年轻人面前问道：“你是哪个连的，叫什么名字？”

年轻人高声回答：“七连连长林彪。”“林彪同志，你既然当连长，以后伙食钱无论如何要自己背，你自己不背，让别人再拐跑了怎么办？”林彪立正答道：“是！以后一定我自己背。”

如果没有陈毅这位党代表在场，或者是陈毅仍然使用老一套的管理方式，会是一个什么后果呢？

狗皮膏药、五皮主义的终结

——军队政治工作艺术的新开端

“八一”南昌起义的部队在三河坝和潮、汕遇挫后，损失严重，退到饶平的朱德、陈毅等人率领的三河坝部队与从潮、汕撤下来的零散部队共有 2000 多人。这时的部队刚刚打了败仗，又与上级党失去了联系，人心浮动，情绪低落。而国民党反动军队的 5 个师 40000 人左右正气势汹汹地从三河坝和潮、汕两个方向向起义部队压来，企图完全扑灭革命的火种，消灭起义部队。起义部队内部由于刚刚从各方面会合起来，建制混乱，缺乏统一领导。当时的最高领导只有第九军副军长朱德同志，团级以上政工干部中，只剩下陈毅同志一人了。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朱德同志毅然挑起了继续领导革命的重任。面对敌军大军压境的严峻形势，面对蒋介石和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全国的一片白色恐怖，部队很多干部战士流露出不同程度的悲观失望情绪，有人甚至主张解散部队，另谋出路。朱德在陈毅同志的协助下，为了党的崇高事业，为了保存革命火种，继续高举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对这段历史，陈毅同志曾深情地回忆到：

朱总司令不论是行军，不论是在三河坝，不论是打仗，见人就谈革命前途，谈继续革命的方法。朱总司令说，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大革命失败了，不勉强。跟我走只要有两百条枪，我就有办法。1927 年中国革命等于 1905

年的俄国革命，俄国革命1905年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现在也是黑暗的，但黑暗同样也是遮不住光明，只要能保持实力，革命就有办法，革命就能成功。^①

在朱德召集的各部军官会议上，陈毅坚决拥护朱德的正确主张，支持朱德的领导。军官会议后，起义部队集合，朱德来到零乱的部队面前，对士兵们说：这支部队是几个单位会合在一起的，没有长官了，我又不是你们的长官，怎么办呢？陈毅又带头表示拥护朱德率领这支队伍，并立即站在朱德的左前方。王尔琢也紧挨陈毅的左手站好，接着，其余的人都以他们为基准，紧紧地依次排好。一个个整齐的队形很快地出现在朱德的面前。这样，朱德在陈毅的积极协助下，肩负起领导这支部队的重担。正是陈毅这种鲜明果断的态度、坚定不移的革命精神，配合朱德稳定了当时的军心，巩固了朱德的领导地位。^②

路线已定，朱德与陈毅同志率领着这支二千余人的部队向西北方向行进，当时提出的口号是“隐蔽北上，穿山西行，直奔湘南”。目的是甩开敌人的围攻，到敌人势力相对薄弱的湘赣边界寻找落脚点。

在全国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这支孤立无援的部队且战且行，在赣南的丛山茂林中向信丰以西的大庾岭山区进发。秋凉萧瑟，部队缺衣少粮，蚊蝇肆虐，瘴疠袭人，侵蚀着战士们的躯体。虽然摆脱了敌人大兵团的围追，但沿途的土匪、反动民团依然在时时骚扰着这支孤零零的队伍。更为严重的是，他们与党中央一直没有接上联系，他们所了解的是大革命的失败，南昌起义的失败，三河坝的失败，潮、汕的失败；是敌兵的围追堵截，是茫无边际的丛山密林。革命的出路何在？这支队伍的出路何在？许多人感到

① 见陈毅：《八一起义》。

② 参见张日新等《红军时期的陈毅》